

能说是误法,既云有寒湿相得亦会有寒湿不相得,前者为汗而加重,后者为汗而得解。二者如何区别则是原文所云“若发其汗”以下文字。汗后寒邪去紧弦之脉自缓大软、湿邪去脉自由沉伏转浮、邪初去正气尚未复旧故脉显无力;痞不能进饮食,又邪热与汗法均使津伤,邪去则患者必索饮食,兼津液渐复脉必显充实。仲景用“其脉如蛇暴腹胀大者”形容痞病解的脉象于此是非常吻合的。

内蒙古自治区医院 郝生温

桂枝汤能否解肌发汗之讨论

本刊1984年第9期百家园中刊载了裴××同志的文章,对桂枝汤解肌发汗之说提出了质疑。其后编辑部陆续收到了许多读者来信来稿,就裴文观点进行商榷。

陕西省南郑县医院中医科刘善志同志撰文说:裴文提出,“桂枝汤之解肌发汗,必在以温覆和啜热粥的条件下方有此功用”。其实,单就桂枝汤之解肌发汗功用而言,无容置疑。据田安民、李明亮等人在“桂枝汤药理作用的初步研究”(《中成药研究》,1983年第3期)一文指出,“本实验证实,古方桂枝汤具有较强的解热、镇痛、抗炎、镇静等作用,说明古代中医临床医疗具有牢靠的药理基础。”并说:“其解热作用过去认为主要是桂枝促进汗腺分泌引起,但本实验提示,桂枝汤除可促进汗腺分泌外,还与镇静作用及中枢性降温作用有关。”观其实验材料,则以桂枝汤原方,作家鼠、小白兔试验,并无啜热稀粥及温覆被之辅助治疗。我在临床实践中,遇太阳中风服桂枝汤,不啜热粥温覆,虽未宗经文之法,但仍有微汗病愈之效。太阳中风的病理,可概括为“营弱卫强”,桂枝汤辛甘化阳可以助卫解肌;酸甘化阴可以营补中。故桂枝汤是通过调和营卫的机理而达到解肌发汗的功用。正如刘渡舟教授所说:“桂枝汤有双向调节作用,它能发汗以止汗,发汗而不伤正,止汗而不留邪。在外它有调和营卫之功,在内则有调和气血之用。”(《伤寒论十四讲》54页,天津科技出版社,1982)由此可知,应细究桂枝汤解肌发汗之综合机理,不宜在发汗二字上抠字眼。

河南省新野县中医院王心东同志来稿指出:桂枝汤中桂枝辛甘温,芍药苦酸微寒,生姜辛温,大枣甘温,甘草甘平,五味和合,以辛甘温之性味为重,辛主散风,温能通经,且本方辛温药之用量占本方之主导,

故具有解肌发散、温经通阳之功;又因芍药酸寒,可敛阴和营,通调血脉,并可抑制辛散之性太过,刚柔相济;另有甘味缓急,调和诸药,故又有调和营卫之能。桂枝汤所以能解肌发散,即是通过其辛温的性味作用,疏散肌表之风寒,风寒除,表邪去,则肌腠密,营卫和,其表自解。所以《简明中医辞典》曰:“解肌,即解除肌表之邪,是对外感证初起有汗的治法。针对病症的寒热而采用辛温解肌法或辛凉解肌法,辛温解肌如桂枝汤,辛凉解肌如柴葛解肌汤。”为此,怎能说桂枝汤不属于解表之剂呢?

贵阳二十中袁政恕同志来稿指出:桂枝汤之运用主要是针对营卫不和之病机,若在表之营卫不和,即可显其调和之功,营卫调和,则解肌发汗驱邪;若在里之营卫不和,则服之可温中和里,调和气血。所以裴文第三段的说法有将桂枝汤既治表又治里的功用截然分割之嫌,忽视了桂枝汤调和营卫,既可治表也能治里的对立统一性。另裴文引《神农本草经》桂枝条以说明桂枝无解肌发汗之功能,据史家考证《本经》成书于秦汉之交甚或早在战国,而至后汉张仲景几百年间就不容许人们对本草之认识有新的发展吗?仲景言“桂枝本为解肌”就是对《本经》的补充和发展,并已为后世所承认。

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第四职工医院潘汀同志来稿指出《本经逢源》、《本草备要》和《本草纲目》均载桂枝能够解肌,是对《本经》的发展和补充。他还指出:服桂枝汤之啜热稀粥再加温覆令一时许,其目的在于有助于桂枝汤解肌作用的充分发挥,所谓资助胃气以酿汗源,解肌发汗而不伤津液,即“保胃气,存津液”主旨的充分体现。

江西省宁都县人民医院中医科王尹、王起槐二同志在来稿中,也论证了桂枝汤能够解肌,其观点大致如上。最后指出:桂枝汤不囿于纯治外感风寒,其温中补虚之功也为人所公认,故能广用于临床各科。就如木香槟榔丸既可列为泻下剂,又可作为消导剂一样。仲景欲取桂枝甘温补中之功,已另创小建中汤,其效更著。立桂枝汤者,重在治太阳表虚,然何时取为表剂,何时取为补剂,惟需临证针对病机权衡。

另有四川省彭山县凤鸣家巷邓达钢、武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进修中医医师王东生等同志来稿各抒己见,唯立意略同,未予详摘。百家园今后将多开展类似的学术讨论,欢迎大家投稿。

本刊编辑部整理